



林
 義
 註
 九
 十
 四
 五



服部文庫
 117
 196
 17



117
196
17.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

卷之五十四 梅谿 林堯叟 唐翁



魯昭公十

經十有五年 **甲戌** 春王正月 吳子夷末卒 末東

卒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籥入 叔弓卒 條立

去樂 卒事 略書以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 夏

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不遠于讒人所 六月丁

巳朔日有食之 無傳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嘗狄晉矣荀吳何以無貶○冬公如晉於初伐貶餘實錄而已爾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合祭于武公之廟戒百

官百官梓慎曰夫禘之日禘祭之日其有咎

乎其主有殃咎乎吾見赤黑之侵侵妖氣也非祭

祥也蓋妖氣赤黑見於宗廟故以為非祭祥喪氛也氣惡氣也言此

乃喪氛氛音分其在涖事乎其在於臨事之人乎二月

癸酉禘祭禘叔弓涖事叔弓臨祭事籥入而卒按

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此云籥入蓋羽舞入而叔弓卒去樂

卒事大臣卒事故為之去樂而終禮也禘祭之事去上聲下同禮也得禮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

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欲去之而逐朝吳乃謂

之無極乃先告朝吳曰王唯信子言楚平王唯信朝吳故處

子於蔡居於蔡子亦長矣今朝吳亦已長

張而在下位而不得為下位辱辱莫大此必來之朝觀

上吳必求吾助子請吳請求上又謂其上

之人在朝無極又告蔡人曰王唯信吳言楚平王唯信

朝故處諸蔡吳居蔡朝二三子莫之如也
子謂蔡諸大夫莫有寵也而在其上而久居朝不
如朝吳之有寵也
亦難乎
弗圖
必及於難
朝吳之所害及於
患難
夏蔡人逐朝吳
朝吳而先逐
之朝吳出奔鄭
王怒
曰余唯
信吳
故寘諸蔡
且微吳
年若無朝吳為蔡
吾不及此
女何
故去之
無極對

臣豈不欲吳與朝吳善
然而前知其為
入之異也
蔡必速飛
所以剪其翼也
六月乙
丑王大子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
后崩
師伐鮮虞
城叛
穆子弗許

左五十四

肯受左右曰從者曰師徒不勤無攻之城之徒
勞勤而可以獲城鼓邑之城得何故不為何
不愛穆子曰吾聞諸叔向叔向我嘗聞曰好
其降穆子曰吾聞諸叔向叔向我嘗聞曰好
惡不憚差也在上者好善惡惡無有過
民知所適則在下者曉然知上事無不濟
是故舉事無有不或以吾城叛設或有人
成叔向之言止此或以吾城叛設或有人
而即吾所甚惡也我必甚以叛人以城來
今敵人以城叛敵而即我吾獨何好焉我何獨以賞所
叛敵而即我吾獨何好焉叛人爲好賞所

甚惡若受叛人必當推賞若所好何以復
加於若其弗賞而不受叛人是失信也是失
所好若其弗賞而不受叛人是失信也是失
小人何以庇民民無信不立力能則進吾
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吾
所能則進否則退力不能則量力而行
而取之否則退力不能則量力而行
量度吾力之能吾不可欲城而適茲不
否而行其進退吾不可欲城而適茲不
急欲得城而所喪滋多是所得少而所使
近茲欲得城而所喪滋多是所得少而所使
鼓人殺叛人乃使鼓人殺請而繕守備而
修守禦之備圍鼓三月九十日鼓人咸
○守音狩圍鼓三月九十日鼓人咸

請降鼓邑之人請以使其民見使見其民

見音曰穆子猶有食色言其民猶有食色未絕糧姑恪

而城修治汝之城壁且軍吏曰晉之軍獲

城而弗取凡再得城勤民而頌兵勤勞吾

頓兵何以事君將何以事穆子曰吾以事

君也言我所以教獲一邑而教民急雖獲

於守備將焉用邑將安用此邑為邑以

賈怠賈猶買也得一邑而買不如完舊如

使人保守其舊之為賈怠凡買人無卒終

也不能棄舊凡棄其不祥不為鼓人能事

其君能事鮮虞之君我亦能事吾君我教

晉國之君率義不爽爽差也率循義好惡

不愆好善惡惡城可獲鼓城既而民知義

所而艱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盡忠以死

懷者不亦可乎言其鼓人告食竭力盡後

鼓人又告糧而後取之乃取克鼓而反鼓勝

食竭勢力盡而後取之乃取克鼓而反鼓勝

而歸得不戮一人及殺戮不以鼓子戴鞮歸

戴鞮鼓君名○戴○冬公如晉平丘會季

孫見執今既得平丘之會故也在十一年○十二

月晉荀躒如周晉昭公使躒如周葬穆后會葬王

籍談為介介使既葬穆后除喪既葬除

文伯宴文伯即荀躒王樽以魯壺以魯壺

樽薦王曰景王感魯伯氏故曰伯氏諸

侯皆有以鎮撫王室言諸侯皆有貢獻以

晉獨無有何也晉獨無有貢獻何故蓋

文伯揖籍談籍談使對對曰籍談諸侯

之封也昔諸侯之分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皆受

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

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故能獻常寶

晉居深山晉居河此戎狄之與鄰諸戎諸

鄰而遠於王室於王室王靈不及王靈不見

及拜戎不暇言數為戎師且不得暇其何以

獻器其何以焉獻王曰叔氏叔籍而忘諸

乎而汝也汝忘叔父唐叔唐叔周之同姓故謂

叔成王之母弟也為周成王之弟其反無分乎

其反無明德之分器字密須之鼓密須國在

安定陰密縣周文王伐與其大路亦文王

得其大文所以大蒐也周文王用此二物

關鞶之甲關鞶國所武所以克商也周武

用以克唐叔受之唐叔受此鼓以虞虞

勝商邦唐叔受此鼓以虞虞

參虛實沈之匡有戎狄匡正奄有其後襄

之二路周襄王所賜路戎路鉞鉞鉞鉞鉞鉞

鉞黑黍鬯香酒形弓朱色虎賁虎賁

音貴文公受之此數物以有南陽之田

事在雋撫撫征征東東非非分分而

何觀唐叔文公之所夫有勲而不廢王功

不廢謂加有績而載績功也奉之以

土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錫錫鉞鉞旌之以

之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錫錫鉞鉞旌之以

車服旌表之以明之以文章旌明之文以

章子孫不忘後世子孫所謂福也保其福

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祚不在於晉侯言福焉

在焉安也將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而

也孫伯鷹晉正卿司晉之典籍司掌晉國

以為大政以執晉國故曰籍氏孫伯鷹有

功為籍氏及辛有之子董之辛有周

二子適晉為大史籍晉於是乎有董史辛

鷹與之共董督晉典辛

之後亦以世功為董氏董狐其後也女司典之後也女謂籍

也籍之子孫何故忘之何故忘晉籍談不

能對籍談辭窮賓出賓荀樂也王曰籍父

其無後乎籍父謂籍談其必數典而忘其

祖數典故而忘其籍談歸自周以告叔向

以景王之言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言景王將

終吾聞之所以聞所樂必卒焉終心之所樂必

下同今王樂過景王居喪去卒以憂若

之不可謂終終不可謂之天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右雖期通謂之於是乎以喪賓宴於是其以喪賓宴之賓共宴樂又求彝器又求彝器樂憂其甚矣亦已甚矣且非禮也天子無求彝器之來夫諸侯有來獻嘉功之由由諸侯有善功乃非由喪也非由弔喪三年之喪通喪也雖貴遂服亦章其服禮也禮此古王雖弗遂除喪

除故譏其不遂卒既葬而宴樂以早既不遂王之太禮也亦非禮也又朱禮夫禮之經也此王室經一動而失二禮謂既不遂無大經矣無經常之本矣言以考典言語所以典以志經識禮經也忘經而多言舉典今其經常而徒恃將焉用之將安用此多言言語舉引典故舉典為哉為十二年王室亂傳焉音烟

十有六年乙亥春齊侯伐魯齊景有志

楚子誘我蠻子殺之戎蠻子不名名之則疑于蔡侯般

夏公至自晉昭公○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昭公卒子

頌公去疾立○九月大雩頌公去疾立○季孫意如如晉冬

十月葬晉昭公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魯公去冬朝晉至今猶在

晉人止公晉猶以取鄭故執不書經不

在諱之也猶以取鄭故也○齊侯伐徐經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蠻氏在河南新城縣東南

城楚平王聞其國亂與蠻子之無質也又聞戎蠻子素失信於人

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見經遂取

蠻氏遂取蠻氏之地既既取蠻氏卒事而復立其子焉復

禮也詐之非也立

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徐人行成徐

于齊徐子及郊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

叔孫昭子曰即叔諸侯之無

縣東南有甲父

有蠻

伯諸侯無方害哉為小國害齊君無道也

齊景公與師而伐興師以遠方會之聞風

來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敢亢者無

伯也夫無方伯之詩曰舉小雅兩宗周既

滅言用舊為天下靡所止矣定也離

之時大夫離居莫知我隸隸

也無有念民勞者其是之謂乎傳言晉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如鄭聘鄭伯享之

燕為設享子產戒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

言苟有位無有不共恪無敢有不共敬而孔

張後至孔張鄭大夫子孔之孫立於客間

禮大夫立于東夾南張立于客間者蓋

賓未升階時立于西方孔張謨立于客間

也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適客後張又移

西又禦之執政止之適縣間張又益西乃立

音玄客從而笑之客笑孔張不事畢既畢

富子諫富子鄭大夫曰夫太國之人謂韓起不

詩雅定也言周百
也言周百
今之衰滅
言無息
定執於
史離居
與心
念民勞者

孔張子
孔之孫

高國桓衷也杜以衷為當諱而已矣

可不慎也不可不慎也幾為之幾為之

而不陵我則必陵我我皆有禮我之舉動夫

猶鄙我夫謂大國猶且鄙我國而無禮為國

禮何以求榮恥辱孔張失位而失其所立

之吾子之恥也此乃子產之子產怒怒富

當不日發命之不衷發號施令不得其當

出令之不信朝行夕改刑之頗類其制刑

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其用獄也

謂國無禮敬之心

致紛會朝之不敬會朝大禮也而使命之

不聽使上之命取陵於大國自取

之所罷民而無功罷勞民力而無罪及而弗

知罪及其身僑之恥也僑子產名如此數

孔張夫孔張君之昆孫昆凡之孫也子孔之後

也昆凡之孫也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

為嗣大夫為承嗣承命以使承君命周於

諸侯周徧於諸國人所尊內為國人諸侯

諸侯侯之國諸國人所尊內為國人諸侯

三十一

脈時軫切上声出兵祭社之內

高國曰其所指恩德林注非也

高國先生按辟邪之人則孟子所謂放辟邪侈之人也

所知外為諸侯立於朝班班而祀於家

祭廟於有祿於國受國家有賦於軍軍出

乘喪祭有職凡在喪祭受服受服以肉賜大夫

歸服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其助

宗廟已有著位已有表在位數世世居於

世守其業世守其祖而忘其所而忘其

位僑焉得取之言我安得受其取辱辟邪

之人凡為偏僻違邪而比及執政皆以其

及執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子罕

以他規我他事謂富子寧以○宣子有環宣

其在鄭商此雙環宣子有其一

宣子謂諸鄭伯請請也

曰非官

府之守器也此環非官司世守寡君不

知鄭君不子大叔吉游子羽公孫謂子產子

告諸曰韓子亦無幾求言韓宣子晉國亦

子產

朝得

高國曰為治也

未可貳晉國猶法未晉國主盟韓子子

不可偷也皆不可偷若屬有讒人有若適

交關其間交構關鬼神而助

之鬼神又從以與其凶怒以與起悔

之何及雖欲悔之吾子何愛於一環謂子

其以取憎於大國也而取憎

而與之何不求商人子產曰吾

非偷晉言我非欲而有二心而有構將終

事之將終是以弗與是故不以忠信故

也所以盡忠於宣子僑聞君子我聞君子非

無賄之難賄不以無貨立而無令名之患立

能事大字小之難不以服事大國無禮以

定其位之患無禮節以定其位夫大國

之人請韓令於小國而皆獲其

求而皆得將何以給之為小國者一其

其所以求

否有求而不與。若今日有求而與之，後日為罪滋大。得
罪於大國之求，若大國有無禮以并之，
而無禮節，何厭之有？尚何厭吾且為鄙邑？
以并退之。若唯命是聽，則鄭且為國，則失位矣。則失其
晉邊鄙之色不復成國。則失位矣。國君之
位，若韓子奉命以使，若韓宣子奉君命出
而求玉焉，環於鄭，貪淫甚矣。莫甚於此，獨
非罪乎？獨可謂出一玉以起二罪，環以起
鄭國他日不共之罪，與吾又失位。諸侯失
韓子今日貪淫之罪。

位韓子成貪韓子又成將焉用之將安用
也。且吾以玉賈罪，且我以玉環而賈買，不
亦銳乎？銳細小也。言以韓子買諸賈人，宜
環於鄭，商人既成賈矣。議價已成。買商
人曰：商必告君大夫。夫而後賣之。韓子
請諸子產，韓起乃私曰：日起請夫環，起韓
言往日起欲請執政弗義。執政謂子產不
弗敢復也。夫音扶。執政謂子產不
弗敢復也。求不敢重有所。今買諸商人，買私

商人曰必以聞君大夫敢以為請鄭

命子產對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桓公鄭

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庸

次比耦耦耕比音鼻以艾殺此地治此

而共處之於此地世有盟誓世與商以相

信也道相保守之曰載書爾無我叛無得叛

我無強賈我無強市爾物毋或勾

奪我無勾之爾有利市寶賄汝有逐利於

物我勿與知其事鄭不敢與聞恃此質誓質

也特信有故能相保下相保以至於今自始

盱今吾子以好來辱吾子謂韓宣子以

聲而謂敝邑而致我強奪商人強奪商人

是教敝邑鄭國背盟誓也背棄與商人

音佩母乃不可乎言其甚不可吾子得王

宣王環得而失諸侯而以貪滂失必不為也

也
也曰藝常

必不若大國令若大國有而共無藝法

為此事若大國令若大國有而共無藝法

也而供給無有鄭邠邑也邊鄭之邑亦弗

為也為此事僑若獻王若僑欲獻不知所

成不知其敢私布之陳私布韓子辭王韓

辭不曰起不敏不自言敢求王王環以徵二

罪以要失諸侯鄧鄭國敢辭之傳言子產

能改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餞宣子

酒于鄭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謂鄭請皆賦

請皆起亦以知鄭志起韓宣子名詩子產

賦野有蔓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孺子謂子

也善吾有望矣君相相遇子產賦鄭之羔

裘言鄭別於唐之羔裘也取其彼已之子

子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救賦寒

裳鄭風寒裳詩曰子惠思我寒裳涉秦子

裳之志如不我宣子曰起在此言我今崇

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好在此

善

兮

左五十一

不考作示

敢勤子至於他人乎不復念子子大叔拜

謝宣子宣子曰善哉美其子之言是子之言是子賦

其言也不有是事警戒之語其能終乎其能

終於為好乎韓起不飲令鄭求他人子游子太叔拜以答之所以晉鄭終善

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鄭風風子

旗賦有女同車鄭風有女同車詩取其洵

美且都愛樂子柳賦釋今子柳印段之子

宣子倡已將和從之宣子喜宣子喜曰

鄭其燕乎鄭庶幾二三君子鄭六以君命

賦起以鄭君之命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

出鄭皆昵燕好也以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二

三君子見數世之主也數世可以無

懼矣鄭國可宣子皆獻馬焉宣子皆獻而

賦我將周頌我將詩取其日靖四方我其

威子產拜宣子謝使五卿皆拜使子蓋子大

拜謝曰吾子靖亂言韓宣子志敢不拜

杜本場作壇

德宣子之息宣子私觀於子產也觀見以

玉與焉以玉與焉曰子命起舍夫玉言十命

免吾死也且免我之敢不藉手以拜敢不

公至自晉晉人聽子服昭伯

語季平子昭伯子服惠伯之子子服回曰

晉之公室言晉君其將遂卑矣微不振矣

君幼弱晉君年幼六卿強而奢傲晉之六卿其家

強盛奢侈將因是以習將因是以習將因君幼弱而習

習實為常以習慣自然必能無卑乎能無卑乎於卑微

乎不振平子曰爾幼年尚幼惡識國豈識國

卒為下平子○九月大雩禱雨旱也時旱

○鄭大旱鄭國使魯擊祝款豎柎有事於

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斬其木斬桑山

不雨禱雨子產曰有事於山於山者藝山

不雨禱雨子產曰有事於山於山者藝山

不雨禱雨子產曰有事於山於山者藝山

不雨禱雨子產曰有事於山於山者藝山

不雨禱雨子產曰有事於山於山者藝山

不雨禱雨子產曰有事於山於山者藝山

林也

當養護也。○斲音中，使之而斲其木，而斲絕其山，之

木

其罪大矣。○斲音中，使之而斲其木，而斲絕其山，之

昭公

昭公會葬。○冬十月，季平子如晉，意如，孫。葬

昭公

昭公會葬。○冬十月，季平子如晉，意如，孫。葬

昭公

昭公會葬。○冬十月，季平子如晉，意如，孫。葬

經十有七年丙子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

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郊子來朝○八月晉

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自是凡滅不復稱久矣滅不書大夫者

也吳無大夫也○冬有暈字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

○大音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吳楚復書人君回不見經者十有八年吳入郢矣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來朝于魯公與之

燕魯公負季平子賦采菽小雅采菽詩取其

錫子之以穆穆公賦菁菁者莪小雅菁菁者

公比君子見君子樂且有昭子曰不有以國以用也

儀以答采菽若無用其能久乎賢故能久有其國○夏

國之

六月甲戌朝日有食之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祝史請所用幣

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昭子曰叔孫曰

有食之待日食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

往者君陰之聚諸侯用幣于社社位上公

故伐鼓以責之禮也待日食平

子禦之多孫意如曰止也言止不唯正月

朔惟正月應未作邪應日有食之有日食

於是乎有伐鼓用幣謹重是月故禮也是以

為其餘則否其餘月則無伐大史曰在此

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

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

幣之禮平子以為大月非正月故大史答

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日過春分三

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於是乎

百官降物降物素君不舉國君不舉盛饌辟移時

避正山窳過日食樂奏鼓代鼓祝用幣大祝

於史用辭大史用辭故夏書曰舉夏書辰

不集于房集安也房舍也日警奏鼓警樂

故奏音夫馳音夫庶人走步曰走

備也此月朔之謂也謂此建巳正當夏四

月言此六月當是謂孟夏是謂孟夏之月平子弗

從季平字不聽其昭子退叔孫婁曰夫子

將有異志夫子謂季平不君君矣安君之

君也其秋郊子來朝來朝於魯公與之宴魯公

飲昭子問焉叔孫婁問於郊子曰少皞氏鳥名官

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巳姓之祖何故也

問何故以郊子曰吾祖也言少皞氏乃我

知之我知以鳥昔者黃帝氏以雲紀黃帝

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故為雲師而雲名

百官師長皆以雲為炎帝氏以火紀炎帝

氏炎帝之祖也炎帝受故為火師而火名

命有火瑞故以火紀事故為火師而火名

百官師長皆以火為共工氏以水紀共工以諸侯

在神農前太皞後亦受水故為水師而水

瑞故以水紀事

兵音恭

名以百官為名號皆太皞氏以龍紀大皞氏也

姓之祖也受命時有龍瑞故為龍師而龍

名以龍為名號皆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皞

名摯皆之鳳鳥適至是時有鳥瑞故紀於鳥以

事紀為鳥師而鳥名百官師長皆鳳鳥氏

也即鳳歷正也以鳳鳥乃知天時故玄鳥氏即燕

也司分者也燕以春分來秋伯趙氏即伯勞也

司至者也伯勞以夏至鳴青鳥氏即鷦也

啓者也鷦鷯以立春鳴丹鳥氏即鷦也司閑

者也鷦鷯已上分至啓閑皆歷正之屬官

祝鳩氏即鷦也司徒也鷦鷯為司徒鳴鳩氏

即王鳴也王鳴鷦而有制故鳴鳩

氏即鷦也司空也鳴鳩平均故爽鳩氏即鷦也

也司寇也鷹鷩為盜賊鷩鳩氏即鷩也司

事也春來冬去五鳩祝鳩鳴鳩鷩鳩鳩鳩民者

也鳩聚也治民五雉雉有五種東方曰鷩雉

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鷩為五土正賈逵曰

雉攻木之工也東方鷩雉搏埴之工也南方鷩雉攻皮氏之

工也伊洛而南翬雉設五利器用利便

器之工也故為五土正夷民者也平

用正度量之量○量音亮夷民者也平

也使度量九扈有九種春扈鷩鷩夏扈

器用平也九扈竊玄秋扈竊監冬扈竊黃

棘扈竊丹行扈啗宵啗宵為九農正杜云

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賈逵

云春扈鷩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

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監趣民

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

竊丹為巢驅鳥者也行扈啗宵書為民驅

鳥者也宵扈噴噴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

竊脂為蚕驅雀者也老扈鷩鷩扈民無滯

趣民取來令不得晏起者也扈民無滯

者也使不淫放自顛頊以來顛頊代少

不能紀遠德不能乃紀於近物紀事為民

師而命以民事有官師長皆則不能故也

則德不能仲尼聞之於是仲尼年二十見於

鄒子而學之乃見鄒子而說既卒而告入

夫子乃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天子失官不

脩其學在四夷中國之賢人又不如鄰子

猶信昔聞其言晉侯使屠蒯如周晉侯

之膳宰也以忠諫請有事於雒雒水名

與三塗三塗山名請祭神長弘謂劉子周大

夫劉子曰客客猛客謂屠蒯非祭也非祭

也川其伐戎乎將以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

楚陸渾之戎甚睦必是故也必討陸渾君其

備之勸劉子其脩乃警戎備警戎以備戎

合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

使祭史先用牲于雒祭史先用陸

渾人弗知陸渾不知師從之晉荀吳以庚

午遂滅陸渾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

數陸渾以下其有貳心陸渾子奔楚陸渾國

君奔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

宣子夢文公晉宣子夢攜荀吳而授之陸

渾構荀吳之故使穆子帥師穆子即

獻俘于文宮

獻俘之朝欲以應夢

○冬有星

孛于大辰

見經

西及漢

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

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

申頌曰

魯大彗

言彗之為象○彗

似銳息所以除舊布新也

彗象如旗如帚故有除舊布新

象天事恒象

天道當以象類告示人

今除於火

今彗

除於大火

火出必布焉

今火向伏故知當須大火星出乃布

散為諸侯其有火災乎

因天象以驗人事知諸侯必有火災

梓慎曰

魯大

往年吾見之

言往年吾嘗見諸天象

是

其徵也

徵始有形象而微也

火出而見

往年火出之月而徵始見

○見音

今茲火出而章

今年火出之月必現下同

火入而伏

其終也孛星必隨大火而沒

其居火也久矣

凡歷二年

其與不然乎

其不布而為災乎言必然也

火出

火昏

於夏為三月

建辰

於商為四月

亦建辰

於周為五月

亦建辰

夏數得天

得天正也

若火作

若火災之作

其四國當之

必四國實任其咎

在宋衛陳

鄭乎

在此宋為國

大辰之虛也

大辰大火

陳陳之為國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木鄭為國

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居鄭皆火房也房舍也

星亭及漢星亭西及天漢漢水祥也水之應也衛

衛之國顓頊之虛也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家故為

帝丘故地號其星為大水衛星管室水之

星為火之牡也牡雄也水為雌其以丙子若壬

午作平丙子若壬午之月水火所以合也

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尚未知今李星

當復與火星俱伏否故言若必以壬午必以壬午之日不過其

見之月則火災不過來辛太火也鄭裨竈言

於子產裨竈進言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

言此四國皆將同日火災若我用瓊瑩玉瓚瓚珪也瑩

勺也欲用三物攘火音貫瑩加上瓚才且反鄭必不火鄭必免

災子產弗與以為天災流行非攘所息故也為明年宋衛陳鄭災傳

○吳伐楚有鍾鼓陽句為令尹陽句楚穆王曾孫令

尹子也卜戰與戰不吉不吉司馬子魚曰楚

馬子魚也公子鮒也民我得上流江而下易用勝敵何

故不吉何故龜且楚故且楚國司馬令龜

司馬則當我請改卜言已乃司馬請令曰

子魚乃鮒也以其屬死之鮒子魚名言我

先與楚師繼之楚師繼其尚大克之尚庶

得雋吉非戰于長岸與吳戰于楚子魚

先死子魚先楚師繼之見大敗吳師果敗

獲其乘舟餘皇餘皇吳乘舟名使隨人與

後至者守之使隨人與楚師之後環而塹

之周環餘皇而塹其及泉於泉盈其隧炭

隧出入道也炭火也陳以待命師結為陣

言其中吳公子光諸焚之于請於其眾請

之眾師曰喪先王之乘舟言餘皇吳先王之

而喪失之豈唯光之罪豈唯我一人眾亦

有焉眾亦皆請藉取之請借眾力以救死

以救免眾許之許師使長鬣者二人長鬣

死罪免眾許之許師使長鬣者二人長鬣

音註全文春秋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四
皇皆迭對長鬣三人伏於舟側者皆更迭而對楚人從而殺
之楚人見其對楚師亂夜戰不知虛實但
故紛亂吳人大敗之大敗楚師取餘皇以歸取餘皇之
舟以歸傳言
吳光有謀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五十五
梅谿 材堯叟 唐翁

魯昭公十一年

經十有八年丁丑春王三月曹伯復卒平公卒子
悼公立○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
○六月邾人入郟郟小國姓禹之○秋葬
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十五年楚平王復
葉比自葉遷也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

過毛伯過周大夫得而代之代之居毛伯 莒

弘曰周大夫毛得必亡言毛得必有是

昆吾稔之日也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

誅侈故之以以其侈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

而毛得以成其侈為二十六年不亡何待毛伯奔楚傳

○三月曹平公卒為下會葬見○夏五月

火始昏見大火心星也建丙子風從丙子

梓慎曰魯大是謂融風融風東北曰火之始也

融風木也木火七日從丙子至其火作乎

故水火合之日戊寅風甚過三日而壬午大

甚又過四日宋衛陳鄭皆火四國同梓慎

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

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魯城內魯於是

此四數日越數皆來告火四國來魯告火

禘竈曰鄭大不用吾言前年禘竈欲用 禘

不聽今復鄭又將言鄭將又鄭人請用有火災

之請信竈之言用之子產不可不肯從子大叔曰游

吉寶國之寶以保民也民將以爲保若有火若有

災國幾亡鄭國幾近於亡可以救亡可以用寶

救免危子何愛焉子何愛焉子謂子產何愛子產曰

天道遠言天道幽人道邇人道淺非所

及也幽遠者非及何以知之何以逆知竈焉

知天道竈亦人耳安能逆是亦多言耳此

平日亦多言耳豈不或信而言中遂不與與

禱亦不復火鄭亦不復有火災傳言天

盡知鄭之未災也當鄭國未有里析告子

產里析鄭大夫曰將有大祥祥變異也言鄭民

震動國之民人震國幾亡鄭國幾近於亡吾身泯

焉身里析自言弗良及也弗及見國遷都若遷

避其可乎其可子產曰雖可雖可吾不足

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都及

所免故託以智不足定遷都及

火及火作及火里析死矣里析果先未葬於未葬子

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子產以其常與已

析之人遷柩既作火作及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

東門晉人新來未入使司寇出新客新來

未知虛實禁舊客勿出於官為其知國情

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祭祀之位使二子攝

巡行諸祭祭祀之位至于大宮大宮鄭祖廟巡行宗

後音泰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上大夫使

祝史徙主祐於周廟主廟也有火災故使

大祝太史合羣主於祖告于先君以火災

君求救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府庫貨財所

各徹備火商成公徹司官商成公鄭大夫徹戒

出舊宮人舊時宮姑寘諸火所不及寘宮

火所不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司馬主刑列居

非常也備行火所炊為塗徹之政炊之地許

反城下之人備城伍列登城城為部伍也明

日明之使野司冠各保其徵也野司冠縣士

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

郊外之人助大祝大史除治祭處於國北方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

回祿玄冥水神祈于四鄙鄙城也城積土

祭之以禳火之神祭之以禳火之神書焚室籍紀被焚之家而寬其征

餘災○庸音容與之材與之材木三日哭君大夫

寬其征與之材以助營建三日哭君大夫

斂賦稅與之材以助營建三日哭君大夫

哀國不市國亦皆憂使行人告於諸侯

不救火陳不舉行火也許不弔災許不弔恤

也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二國不義

先○六月邾人藉稻邾姓國其君自邾

人襲邾邾人掩其不邾人將閉門將閉門

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頭遂入之遂入

盡俘以歸盡俘邾子曰余無歸矣言我

盡獲今無從帑於邾帑妻子也乃從邾莊

公及邾夫人邾莊公而舍其女舍止

子之妻歸之歸之

舍其女為明 ○秋葬曹平公文經往者

見周原伯魯焉魯人往曹會葬者見與之

語伯語不說學原伯不喜學問歸以語閔

子馬魯人歸以告閔子馬曰周其亂乎

夫必多有是說國亂俗衰而後

及其大人漸以及其大人患失而惑人

又曰可以無學為政而可

無學不害無學問者不害而不學以為無學

不則苟而可皆謂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

能無亂乎能無至於夫學夫

殖也殖生長也如農之不學將落不

原氏其亡乎原氏其必滅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為鄭國大火

大為社治社也被禳於四方被禳於四方

振除火災振棄也弄禮也得敬

乃簡兵大蒐簡擇兵車將為蒐除

於廟城內之地子大救之廟在道南子大救之家廟
迫故除廣之在除道其寢在道北寢正寢也在其庭小
庭庭也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使除徒陳於道
南廟北使除道之衆日子產過女言若子
汝汝所除之道而命速除若汝曹乃毀於
而鄉而汝也乃毀汝子產朝君適而怒之
怒其除者南毀除者乃南毀子產及衝產
不毀既去使從者止之使從者止除日毀於北
及衝使從者止除日毀於北

方言子產仁不思毀入之廟○火之作也作初子產授
兵登陴子產授兵於衆使登陴音皮子大救曰晉
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子產
曰吾聞之所以小國忘守則危言小國忘
危亡立至况有災乎何况又當有國之不
可小國雖小而有備故也守備故也既災
事晉之邊吏讓鄭責讓於鄭曰鄭國有災
言鄭國適晉君大夫卿不敢寧居敢

自安下筮走望龜卜著筮不愛牲玉不愛

其居鄭之有災鄭國之災寡君之憂也君亦晉

也與其今執事擗然授兵登陴擗然助忿貌

將以誰罪不知將以邊人恐懼守邊之人

所不敢不告不敢不請子產對子產對曰

若吾子之言誠如吾敝邑之災鄭國之災君

之憂也亦晉君敝邑失政鄭國政事天降

之災以故天降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又恐

邪慝之徒間廟火災而圖謀之以啓貪人開啓貪人之

為敝邑不利重為鄭以重君之憂以重晉

幸而不亡幸而不為猶可說也猶可解說

不幸而亡不幸而為君雖憂之晉君雖亦

無及也亦何及鄭有他竟鄭雖與他國

竟音望走在晉每瞻望晉國既事晉矣既言

其敢有二心豈敢更有捍或之○楚

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王子勝為楚左曰

許於鄭言許與鄭國仇敵也仇敵對敵之國也而居楚

地十五年平王復遷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楚持

而不事鄭晉鄭方睦正相親睦鄭若伐許與兵

以討而晉助之助鄭伐許楚喪地矣楚必喪失

此地不能喪去君盍遷許勸平王何不遷許

不專於楚許自以舊國鄭方有令政鄭有賢臣

政事許曰許自謂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故鄭

曰鄭謂曰余俘邑也復存之故曰我俘邑葉

在楚國葉之土地方城外之蔽也為方城外之蔽

障土不可易土地不可輕易國不可小鄭

弱不可小許不可俘許國不可讎不可啓仇讎

不可使君其圖之勸平王其楚子說楚子喜悅

其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於傳時白羽改為析

實白羽即經書也

經十有九年戊寅春宋公伐邾為邾夏五月

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悼公弒止已卯

地震

傳無

○秋齊高發帥師伐魯○冬葬許悼

公

傳無

傳 十九年春楚王尹赤遷陰于下陰赤工

縣名楚令尹子瑕城郊子瑕即陽句叔孫昭

子曰叔孫楚不在諸侯矣言楚無復經其

僅自完也遷陰城郊皆以持其世而已以自

持其世言無遠謀也○楚子之在蔡也蓋為大夫則

陽封人之女奔之即陽蔡邑其司封疆更

入生太子建即陽之及即位及即位使伍奢

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費無極為少

師為太子無寵焉無極不得寵欲諧諸王

欲諧諸王太子曰無極先設計建可室矣室妻

建年長可王為之聘於秦平王乃為太子

去無極與逆無極與於逆勸王取之勸平

取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

下起本○郵夫人郵子宋向戌之女也向

女嫁故向寧請師寧向成子也請師二月

於邾故向寧請師於宋公欲以伐邾宋公伐邾為邾圍蟲蟲邾三月取之取蟲邾

許悼公瘧瘧疾也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太子止獨進卒許悼公卒太子奔晉太子止書

曰弒其君經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言事

道但當盡其中舍藥物可也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

心與其實力○邾人邾人徐

所弒君之名○舍音捨

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楚子為

舟師以伐濮濮南費無極言於楚子進言

平曰晉之伯也言晉之所邇於諸夏土中

國諸侯而楚僻遠甲陋居於故

弗能與爭故不能若大城城父城父今襄

若大築城父之城而實太子焉置太子建

地以通北方以通北方王牧南方王牧南

國之是得天下也兼收南北是王說平王喜

國之是得天下也兼收南北是王說平王喜

國之是得天下也兼收南北是王說平王喜

禁

從之之築城父故太子建居于城父故使大

之地父令尹子瑕聘于秦子瑕即拜夫人也

為夫人遣謝秦也為秋齊高發帥師伐

莒莒不事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東海贛

音章鄆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字初莒有婦

人先時莒莒子殺其夫莒子殺婦已為嫠

婦寡婦為嫠及老及婦人託於紀鄆託身

鄆之鄆音紡焉紡麻縷為纆以度紀鄆之

度音而去之去藏也及師至

及齊孫書則投諸外婦人投或獻諸

子占子占即孫書或人子占使師夜緹而

登子占得纆乃使齊師登者六十人登城者

人緹絕師鼓譟齊師鳴城上之人亦

譟已登莒共公懼莒子恐懼啓西門

而出開紀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

是歲也在今鄭駟偃卒即子子游娶於

晉大夫子游即駟偃娶生絲晉於所弱尚

少其父兄立子瑕子瑕也駟氏父兄共立之子

產憎其為人也之為子瑕且以為不順立叔子

禮也弗許許之為違亦弗止止之為違駟

氏聳聳懼他日絲以告其舅他日駟絲以

氏冬晉人使以幣如鄭晉大夫使人問駟

乞之立故問駟氏何故駟氏懼駟氏畏

乞欲逃駟乞懼見討子產弗遣子產弗遣

請龜以下駟氏請龜亦弗予亦不子大夫

謀對鄭之大夫子產不待而對客子產不

而對曰鄭國不天言鄭國不寡君之二三

臣其二三札瘥天昏天死曰札小疫曰瘥

大夫偃今駟偃又喪其子幼弱其子幼弱

其二父兄駟氏之懼隊宗主其宗族

隊音墜私族於謀不謀諸朝而於而立長

隊音墜私族於謀不謀諸朝而於而立長

幼少

親以爲宜立寡君與其二三老曰大夫稱

與其二三抑天實剥亂是抑天意自欲吾

何知焉非國所諺曰無過亂門禍亂

無過民有亂兵凡民有兵猶憚過之

憚不敢輒而况敢知天之所亂况天意之

敢過而今大夫將問其故今晉大夫將問

抑寡君實不敢知尚不敢與知其誰

實知之鄭之諸臣又誰平丘之會在二十

尋舊盟晉君合諸侯曰無或失職言諸侯

其取若寡君之二三臣若鄭之其即世者

而死者其即世晉大夫而專制其往其嗣位

專而是晉之縣鄙也是鄭國與晉之何國

之爲尚何足以辭客幣不受晉而報其使

遣人報晉之晉人舍之傳言子產有辭

楚人城州來十三年吳滅州來沈尹戌曰

戊楚莊王之曾孫葉公諸梁之父楚人必敗言楚必爲昔

葉公諸梁之父

吳滅州來在二十三年子旗請伐之子旗即令尹

吳王曰楚平王曰吾未撫吾民言我未撫民人並見三

年今亦如之今亦未撫吾民而城州來築

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安得而侍

者曰戊之左王施舍不倦平王施思德

息民五年息養民力自即可謂撫之矣謂

善於綏撫矣戊曰吾聞所以我撫民者善撫者節

用於內內則節約而樹德於外外則樹立

民樂其性民人安樂各遂而無寇讎寇而無

也讎敵以今宮室無量今平王營創宮室無

也民人日駭民人日勞罷死轉勞苦罷困

晉罷忘寢與食日忘其食夜忘其寐非非

撫之也非所謂撫民也鄭大水凡

原出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消淵在鄭城時

門之外有龍鬪於國人請為祭焉鄭人請

之祭祭子產弗許從其請曰我聞我若

祭祭祭祭子產弗許從其請曰我聞我若

原水出於鄭城之東也
消淵在鄭城之東也
鄭大水凡

龍弗我覲也不覲見於我龍鬪今龍自我

獨何覲焉見我獨何覲攘之若欲攘而去之則彼其

室也之室吾無求於龍龍物也我無龍亦

無求於我我人也龍無乃止也乃止勿相

言子產之智若○令尹子瑕言蹇由於楚子蹇由

弟五年靈王執之以歸至是是曰彼何罪彼

蹇由何諺所謂室於怒俗諺所謂人有市

於色者而作色於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兵

十卷小疏

與怒室而色市者無異舍前之忿可也舍前自之

音捨又音赦乃歸蹇由言楚平王

經二十年日卯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

鄭出奔宋鄭曹邑無傳嘗有王帛之使○秋

盜殺衛侯之兄繫此齊豹也作而不義故書

繫張立反○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

爭而出皆書名惡之○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無傳

卒太子宋立

而執之弟一人於室家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且冬至

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

二月記南至梓慎望氛氣氣也時魯侯不日以正曆也

曰今茲宋有亂言今年宋國幾

亡國幾近於危亡三年而後弭亂及三年

蔡有大喪蔡主有大喪為宋華叔孫

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桓族華氏汰後

無禮已甚言二族汰後無亂所生也

亂之所歸也傳費無極言於楚子費無極楚

之讒人也進曰建與伍奢言太子建與將

以方城之外叛時建居城父故言自以為

猶宋鄭也鄭自以為宋齊晉又交輔之齊與

將以害楚太子輔將以害楚其事集矣其事已

王信之平王信問伍奢以無極之言伍奢

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謂納建何信於

讒何聽信王執伍奢平王忿奢切言使

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奮揚楚大夫時為

故使往就未至奮揚受命而使遣之奮揚

子寬故三月太子建奔宋太子建棄城王

召奮揚平王召奮揚而詰之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

至示刑王曰王詰言出於余口殺太子之

入於爾耳獨入於誰告建也誰告太子

對曰奮揚臣告之言臣實君王命臣往

楚主命臣曰此曰字下乃楚平事建

如事余言事大臣不佞也佞才不能苟

貳不能苟且奉初以還奉初命不忍後命

以不忍奉後命故遣之既既遣大而

悔之悔之亦無及已追不可復王曰而敢來

何也而汝也對曰使而失命奉使而

使命召而不來聞召而是再奸也再

命犯王逃無所入雖欲逃王曰歸平王

使歸舍之從政如他日使復舊職其無極

三十一

仁
仁也
此注仁也
泥也

曰無極又奢之子材子伍奢之子若在吳子若其

往必憂楚國之必為楚國憂患盍以免其父召之

何不以下免伍奢彼仁彼謂伍奢之必來必

召命而召其子之將為患將為他王使召之

平王乃使來謂之曰來吾免而父而汝也

汝之棠君尚謂其弟負也棠君奢之長子尚

即尚弟曰爾適吳爾謂伍負我將歸死任

尚自謂將吾知不逮逮伍尚自以智謀不能

我能死以我歸死爾能報汝能為父聞免

父之命交以我不可以莫之奔也以不可

命親戚為戮罪被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不

報仇以不奔死免父免吾父以求孝也尚不失

度功而行志度功而求行汝仁也負不失擇

任而往出擇能任報仇而獨知也負不失知

死不辟不歸則必死而獨勇也尚不失父

不可棄俱去為名不可廢廢俱死為爾其勉

五

之勸伍負勉相從為愈比之相從俱奔俱

伍尚歸伍尚祇奢聞負不來伍奢聞子

曰楚君大夫言楚國之其盱食乎將有吳

食楚人皆殺之楚人皆殺伍負如吳

言伐楚之利於州子州子即吳王僚負以

吳公子光曰子光即吳公是宗為戮是伍負宗

而欲反其讎以報其讎不可從也不可從

負曰彼將有他志彼謂公子光欲弑僚而

他王也他正之浦也

知身亦余姑為之來士進勇士以求入於光

去為而鄙以待之以待其定乃見鱣設諸

焉鱣設諸勇士也見之於公而耕於鄙乃

退耕於吳之邊鄙為宋元公無信多私

信實又多私意既無而惡華向氏桓族惡

去華定華亥與向寧謀元公而曰亡愈

於死言作亂而亡先諸欲先作亂華

亥偽有疾乃設計使華以誘群公子誘羣

三十五

使來公子問之若羣公子則執之則執之則因而

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

公子固公孫搜公孫丁殺六子皆元公拘

向勝向行於其廩亦元公黨公如華氏請

焉元公往華氏弗許弗從遂劫之劫癸卯

取大子藥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藥即宋

地皆大子藥兄弟華氏取以為質信公亦取華亥之

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元公亦

子與華氏盟與華亥以為質以為衛公

孟縶狎齊豹公孟縶靈公兄也齊豹齊奪

之司寇與鄆奪齊豹司寇之官與有役則

反之縶足不良故有征役無則取之若無

則取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喜即北宮貞

孟縶惡此去聲欲去之欲逐去北宮喜褚公

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公

懼子朝而欲以作亂故亂故齊豹失官北

懼懼討

宮喜褚師圍

公孟所

公子朝

懼作亂

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先時齊豹薦達

音現為駮乘焉

宗魯為公孟駮乘

將作亂

及齊豹而謂之先告曰公孟之不善

言公孟

所為子所知也

子謂宗魯勿與乘

載吾將殺之

我將殺公孟也

對曰吾由子事

宗魯

公孟

言我由子薦

子假吾名焉

實假借我

以善故不吾遠也

故公孟親近我不遠去聲

聞齊豹乘驅自閔門入

閔門衛門名靈公

等作亂

乘驅自閔門入

乘驅車自閔門入

使華寅乘貳車

貳車公副車

及公宮

至

公鴻駟馳乘于公

鴻駟馳乘于公

音類公載寶以出

靈公載國之

褚師子申遇

褚師子申

公于馬路之衢

衢馬路

遂從

遂從公出

過齊

過齊

氏

過齊氏

○善吾也... 也今聞難... 將死... 丙辰衛侯... 公孟有事... 門外... 惟於門外... 使畫... 以當... 公孟... 公孟... 殺之公聞亂

左五

二十一

齊氏射靈公射音石中南楚之背南楚戰乘公遂

出靈公寅閉郭門不欲令踰而從公華寅

而公如死鳥靈公往衛之地析朱鉏宵從實

出朱鉏成子黑背孫徒行從公無車徒步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齊頃既出命出

使聞衛亂聞衛有亂使請所聘請命於齊

公曰齊景猶在竟內言衛侯猶在

則衛君也則猶為衛君未失國乃將事焉乃將

境竟音

不善雖其所吾亦知之我豈抑以利故

不能去幾而去是吾過也此我之

今聞難而逃今聞公孟有難而去聲是僭子也

子行事乎子若行其事吾將死

之將之以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

於公孟而歸其死其可也庶乎丙辰衛侯

在平壽平壽衛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

齊子氏帷於門外齊豹之家

獲衛郭門蓋

有事祭也蓋齊子氏帷於門外齊豹之家

獲衛郭門蓋

獲門外若而伏甲焉今看位而伏甲士於使祝壽

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公孟之前使一乘

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公使

華齊御公孟又使其黨宗魯駟乘

及閼中閼曲門及齊氏用戈擊

公孟齊氏之衆宗魯以背蔽之宗魯自

斷肱斷音短以中公孟之肩

皆殺之宗魯公聞亂靈

行聘遂從諸死鳥於死鳥請將事公請

辭衛靈公曰亡人不佞自謂言已

失守社稷社稷越在草莽播越在

吾子無所辱君命吾子謂公孫青無寘

曰即公寡君命下臣於朝下臣公孫青自

朝曰阿阿比也下執事比衛臣下臣不敢貳臣

主人曰衛人君若惠顧先君之好

言齊君若加惠顧先君之好

君之和好好去聲昭臨敝邑昭臨衛國

鎮撫其社稷鎮安撫則有宗祧在言

聘當在乃止聘事不行衛侯固請見之靈公

見青相不獲命公孫青辭以其良馬見馬為良

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

聲使衛侯以為乘馬衛侯喜青敬賓將振

青將行夜以助守備主人辭靈公辭曰亡

人之憂言喪亡之中不可以及吾子不可

憂患累草莽之中郊野不足以辱從者

不從以辱敢辭助行夜賓曰寡君之下臣

言齊君卑君之牧圉也當執衛君牧若

獲扞外役若不得扞衛是不有寡君也是

相親有於臣懼不免於戾臣恐不得請以

除死請助行夜親執鐸鐸行夜以警眾終

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

子召北宮子北宮子即北宮喜集子北宮

氏之宰不與聞北宮喜之家宰謀殺渠子

三五五

乃謀殺齊氏齊氏既殺其宰遂伐齊齊滅之

氏丁巳晦公入靈公與北宮喜盟于彭水

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秋七月戊午朔遂

盟國人靈公遂與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

圃子玉霄子高飭出奔晉皆齊氏黨閏月

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衛侯賜北宮喜謚

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謚曰成子宵從而

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由傳終而言之

衛侯告寧于齊衛侯使人告且言子石子石即公

孫青言齊侯將飲酒齊景公時徧賜大夫

徧以酒賜諸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言青之能敬

之教也苑何忌辭不受賜苑何忌辭大夫辭曰與於

青之賞言若與於青之功而併受賞必及於其罰有罪

亦當并在康誥舉尚書父子兄弟父子兄弟

雖曰罪不相及若其有罪况在群臣况在

而可以臣敢負君賜君之賜以于先

相及乎臣敢負君賜

王言受賜是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

將往弔之將往赴弔仲尼曰齊豹之

盜言齊豹由宗魯而後為盜而孟縶之賊孟縶由宗魯

女何弔焉汝何為而往弔君子不食姦知

不受亂許豹行事不為利

疾於回疾病也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

以回待人回難不告是以不蓋不義以周

不義蓋不犯非禮是以二心事繁宋華向之

亂華氏向氏為公子城子公公孫忌樂舍

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楚建楚平

子太小朱穆出奔鄭元公黨辟難出

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八子之徒眾與

敗于城子城之眾為子城適晉子城

所質公子者而後食華亥與妻每日必盥

後敢食而食音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

嗣質音致下同

氏食公乎而後歸公與夫人亦每日必

歸官似華亥患之華亥以元公食公子而後欲歸公子

欲歸太向寧曰唯不信言惟元公深信故質其

子子故取其諸若又歸之若又無故死無日

矣則元公無復顧忌公請於華費遂費遂

馬華氏族宋元將攻華氏將以兵對曰費

遂臣不敢愛死言臣不敢無乃求去憂而

滋長乎言公欲攻華氏將以去其憂患也

長上臣是以懼臣之恐懼敢不聽命敢不

吾君公曰子死亡有命言諸子之質於華

命余不忍其詢我不忍受其詢冬十

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元公殺今夏所

感向寧之子羅華定戊辰華向奔陳華亥

華定華登奔具子登華費遂向寧欲殺大

子向寧欲殺大華亥曰于君而出于

犯宋君又殺其子殺子其誰納我其誰

而出

納於且歸之天子歸之有庸功善使少司寇

輕以歸輕華女庶兄使下以三曰輕曰子之

齒長矣子謂輕之不能事人不能出外以

三公為質質信也送三公歸公必免

必免公子既入三公入宮華輕將自門行輕

公遽見之元公遽見之執其手

曰余知而無罪也而汝也言我知

齊侯亦亦當作

入復而所所居之官職

遂疴瘧疾也

諸侯之

梁丘據與

言於公齊景公曰吾事鬼神

於先君有加矣比之先君

為諸侯憂以貽諸侯

是

諸侯不

敬將謂我不敬

其謂我不敬

其謂我不敬

其謂我不敬

其謂我不敬

左五十五

二十八

誤也謂之瘧疾者非瘧疾也

音期而不瘳病及期月而不瘳

賓問疾者多在諸侯之使者來

裔款二子齊言於公齊景公

豐我事天神於先君有加矣比之先君

今君疾病病今景公疾為諸侯憂以貽諸侯

祝史之罪也是太祝人史不能薦

知諸侯之國其謂我不敬將謂我不敬

左五十五

二十八

茹君盍誅於祝固史豎勸齊景公何不正其罪以誅祝固

史以辭實以辭謝諸侯公說景公喜悅其說音悅

告晏子告諸晏晏子曰日宋之盟也宋盟

在襄公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屈建即

范會即晉士會范武子趙武即晉趙文子子木問趙文子范會之德如何趙武

曰夫子之家事治夫子謂范武子其言於

晉國其出言於竭情無私竭盡真情其祝

史祭祀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陳其誠信

其家事無猜疑家無猜其祝史不祈我於鬼無

神建以語康王屈建以其言告之康王曰

神人無怨幽而鬼神明而宜夫子之光輔

五君宜范武子光輔文以為諸侯主也主

諸侯之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

神言二子以我能事故欲誅於祝史故欲

更以懲子稱是語何故晏子乃稱范武子

對曰晏子若有德之君有德者外內不廢

不廢

外之為國內之上下無怨上之為天下之

為家舉無廢事君之舉動其祝史薦信君有功德

祭禮薦陳無愧心矣所言皆實故是以鬼

神用饗是以鬼神歆國受其福國家受其

史與焉祝史與受國家之其所以蕃社老

壽者其所以膺蕃社為信君使也誠信之

君所以使是以與受其福其言忠信於鬼

為去聲又如字下為暴同其言忠信於鬼

神其所以告於鬼神者其適遇然若

之君外內頗邪國家作頗僻違邪上下怨

疾天人懷怒憤動作辟違舉動造作非僻

從欲厭私淫縱嗜慾厭足私情從去高

臺深池極游觀撞鍾舞女極聲色斬刈民

力盡用民力如刈力輸掠其聚奪取民財以

成其違成其違不恤後人不為子憂暴虐淫

從暴虐肆行非度恣行非無所還忌

復顧猶顧也無不忌諂譏不念民人不憚鬼

復顧猶顧也無不忌諂譏不念民人

神不畏鬼神怒憤怒民痛哀痛無悛於

心不知悛改其祝史薦信其祝史薦信誠信以白神是

言罪也君是為言其蓋失數美其蓋復君之過

數音所是矯誣也是為矯詐進退無辭

進懼矯誣退懼言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

罪無所措其辭說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之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是以鬼神不

祭祀以禍祝史與焉祝史與受所以天昏孤

疾者所以天昏少壽為暴君使也暴君之

君所使是以其言僭嫚於鬼神其所以告

與受其禍皆不信欺公曰然則若之何然則何道對

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山林之木山有林

衡鹿守之官置衡鹿之澤之葎蒲澤有葎

音左葎舟鮫守之置舟鮫之官以交藪之薪蒸

藪有薪蒸之利虞候守之官置虞候之海之

鹽蜃海有鹽蜃之利祈望守之官置祈望之

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縣邑都八從

此言公家專山澤縣鄙之人縣邑都八從

其政既入於服之政復偏介之關介，隔也。偏，隔也。關，

暴征其私復從其私物承嗣大夫繼世嗣

者疆易其賄又從而強抑移易布常無藝

藝法，制也。布，其徵斂無度又無程度官室

日更窮極也。更，音庚淫樂不違違，去也。縱，

樂去，淫內寵之妾內而寵之肆棄於市肆，恣也。擯，

奪於外寵之臣愛之而寵之僭令於鄙僭，詐也。教，

邊鄙私欲養求私欲長養求竟不給則應

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 民人苦病國之民人莫不夫

婦皆詛匹夫匹婦祝有益也祝，史禱祝也

亦有損夫婦詛祝聊攝以東聊，攝也。齊，西界

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其為人也多矣兩言

界之內其雖其善祝雖使祝史豈能勝億

兆人之詛萬萬為億，萬億為兆君若

欲誅於祝史於祝史而誅之脩德而後可

而後可也必反身脩德公說言公喜悅其使有司寬

而後可也必反身脩德公說言公喜悅其使有司寬

政乃命有司毀關毀偏介去禁去山澤之

聲薄歛輕薄賦歛去聲已責已除通責○十二

月齊侯田于沛景公疾愈田招虞人以弓

虞人掌山澤之不進虞人不公使執之景

使入往執之辭辭虞人以謝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昔

齊先君田猶之時旃以招大夫禮孤卿建旃故弓

以招士詩翹翹車乘招我皮冠以招虞人

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臣不見皮冠虞

此一杖似又

買直而納賂叔魚鮒也鮒也鬻獄叔魚鬻獄而

鬻也猶邢侯專殺邢侯訟不得理不直其罪

一也其罪均論之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

已有惡而取人之美貪以敗官為墨墨不

謂貪欲而敗其殺人不忌為賊專執殺人

謂害夏書曰昏墨賊殺昏墨賊皆皋陶

之刑也此卑陶所請從之此刑乃施邢侯

施罪於而乃雍子與叔魚於市而陳雍子

左傳卷三

三十一

戮之於市仲尼曰其地尼論叔向叔向即古之遺
直也言叔向力之直有治國制刑治國家不
隱於親謂國有大問叔向所答不隱於三
數叔魚之惡謂叔向凡三數叔魚之惡不
為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曰義也失於
末可謂直矣直則平丘之會年十三數其賄
也謂言羊舌鮒以寬衛國以寬衛國之力晉不為
暴晉無貪歸魯季孫年十三稱其詐也謂其

人也不見招故不敢進是以不乃貪身不加
皮冠之招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
罪之官之君子韙之韙是○齊侯至自田齊景
制也甲獵晏子侍于逆臺逆臺名晏平子猶
而歸馳而造焉馳而造焉即梁丘據公曰景公唯據
與我和夫惟果丘據與我晏子對仲晏平曰
據亦同也如據者亦可焉得為和謂之和
音焉公曰又問和與同異乎然則和與同

今勿勿山多山曰

對曰晏子異其理和如羹焉和之為道水

火醯醢鹽梅水、火、燥、濕、醯、醢、鹽、梅、滋以烹

魚肉用之烹燂之以薪以柴薪燂宰夫

和之宰夫治庖之官齊之以味辛之苦鹹酸

使之濟其不及味不及者以洩其過味過者

減之洩而君子食之其滋味以平其心味和則

君臣亦然君臣相濟君所謂可君以此而

有否焉而有所臣獻其否獻君以成其可

以成君所謂否君以此而有所可焉而有所

臣獻其可之獻君以去其否君去是以政平

而不干是以政事和民無爭心民無爭心

故詩曰商頌烈亦有和羹言殷中宗能與

其政如和羹既戒既平復和平其心駿嘏

無言皆無怨言○駿音駿嘏音嘏古雅反上下時

靡有爭紛爭鬪訟先王之濟五味先故

王之濟成五和五聲和諧五聲以平其

味以和羹和五聲為雅樂也

心聲味皆和成其政也其政始成聲亦如
味如齊和五味一氣樂須氣以動二體舞
有文體三類歌頌詩者有四物雜用四方
樂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鐘
太二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
律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謂之六律七音
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周武王伐紂
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
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八風八方之風
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又
名融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
方曰景風又曰凱風西南曰涼風西北曰

間闔風西北曰不周九歌九功之德可
風北方曰廣莫風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以相成也
言此九者合然清濁清必有濁小大小必大短長
後相成爲和樂哀樂哀必有樂剛柔剛
有長疾徐疾必有徐遲速遲必有速高下高必有下出入出必有入周疏周
柔有遲速有速必有遲高下有下必有高出入有入必有出周疏周
必有稀疏疏必有稀以相濟也言此十者合然
或作流者非君子聽之此君子聽之以平其心聲和則心平
德和其德自齊故詩曰罔風狼德音不瑕

義取心平則今梁丘據君所謂

德無有瑕闕則不如此君所謂

可事君以此據亦曰可據不顧理亦君所謂

否君以此事據亦曰否據不顧理亦從若

以水濟水譬如以水益誰能食之誰能食

若琴瑟之專壹譬如琴瑟專用誰能聽之

誰能聽此聲同之不可也如是同之為害其飲

酒樂飲酒相得公曰古而無死使自自古有

其樂若何其為樂可晏子對公曰古而

無死上見則古之樂也則此樂乃古君何得

焉齊君何以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

之司寇始季荊因之季荊虞夏諸侯代爽

側反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蒲

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而後大公因

之而後齊大公又因古者無死古者若有

爽鳩氏之樂則爽鳩氏非君所願也齊景

於所樂志於不死故晏鄭子產有疾產

疾謂子大叔告游曰我死子產自謂子必

為政執鄭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有

德之人為政不其次莫如猛德不及者莫

夫火烈猛烈民望而畏之民皆望其猛故

鮮死焉畏則避之惟恐不水懦弱水性民

狎而玩之民皆輕其懦則多死焉玩而弄

疾數月而疾數月而疾數月而

疾數月而疾數月而疾數月而

猛而寬不忍尚嚴鄭國多盜人見政寬取

人於萑苻之澤萑苻音九苻音蒲又劫人

大叔悔之子大叔悔不尚曰吾早從夫子

不及此不至盜賊興徒

兵以攻萑苻之盜起徒步之兵以攻盡殺

仲尼曰善哉善子大政

寬則民慢政事不嚴則慢則糾之以猛

猛則民殘政事過剛則殘則

施之以寬民若殘暴則施寬以濟猛以寬

政濟其剛猛之太過猛以濟寬以剛猛之政濟政是

以和國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厲主

暴虐民勞汔可小康汔其也康安也其可

惠此中國施惠於此以綏四方以綏安四

施之以寬也詩人之言欲其毋從詭隨毋

縱此詭人為善隨人為惡以謹無良慎彼

無良式遏寇虐賊猛盧之人慘不畏明曾

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糾之以猛也詩

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糾之以猛也人

之言欲其糾柔遠能邇則道者各以能進

之以猛也柔遠能邇則道者各以能進

以定我王則王室以平之以和也詩人之

平之以和也此已又曰舉殺頌不競不紉

上並民勞首章又曰長發篇不競不紉

競強也紉急也言湯政適中不剛不柔

不競強不紉急言求不剛不柔剛

柔懦布政優優優優其和百祿是道天

百祿是用道和之至也詩人之言蓋以德

聚道音會和之至也政適中此和順之

也及子產卒時仲尼聞之孔子聞出涕

悲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言子產見愛有

音註全支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五

此卷之五十五... 音註全支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五... 此卷之五十五... 音註全支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五...

